

嘉祐集

冊二



嘉祐集卷第六

趙郡蘇洵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奔逸而卽勞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
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爲交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爲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
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
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
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
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
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
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
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
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
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
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
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
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可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

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
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
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
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
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
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
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
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
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
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
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
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
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

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

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

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

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
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
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
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
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
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
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
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
弃而不顧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

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
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弃於淫叛之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
然後忍弃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
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
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
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
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
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
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
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
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
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
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
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
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
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
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
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
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

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

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東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

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

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

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
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
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旣告老矣大夫告
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
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
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
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
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
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
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
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
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嘉祐集卷第六

無言以與天下之君子...
 亦不與曰...
 始以...
 是亦...
 與而卒不...
 夫...
 然...
 醫藥...
 我...

嘉祐集卷第七

趙郡蘇洵

太玄論

太玄總例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爲自欺

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吾於
楊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法
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
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
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
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
疾醫之不能爲而喪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
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爲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
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
玄邪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
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以爲數邪以
爲道邪惟其爲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
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

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
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
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
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
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
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
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立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
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
方之算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
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二分
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
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躋又曰羸曰
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

躋也曰羸也是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在羸而不在躋躋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

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以者可爲偶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躋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

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
天地五行之數也以其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
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
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
上下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
於其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
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
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於中之一
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
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
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
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
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

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爲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常

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扚是十用也既扚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羸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爲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扚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

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扮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爲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蓍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爲不可逆知者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且筮者不爲大休則爲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

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蹄與其羸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 并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楊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己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揲法

占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曆法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

推玄算備矣

初揲而得之爲家

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爲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爲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加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爲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

爲首之日而算者所以爲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
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詞也玄
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爲畫或以
爲夜奇首之畫在乎贊之奇偶首之畫在乎贊之偶
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
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
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
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
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爲
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
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
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
地之天下人之思內者以爲九天

謂中羨從更辟
廓減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爲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
之次九爲偶首初一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
而後得爲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
之九贊爲五日而偶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
牛六度贊之初一日

入女
二度

立視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

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躋贏也當其三
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爲不及故躋與贏者又加
其一度焉立論
備矣夫方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
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
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
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

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十有八九之半之為
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為二十七家
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踦贏不與焉故
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為

圖
玄以太初曆作故
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二增 一	二差 一 立春	二狩 一	二上 一	二少 一	二積 一	中 冬 一 牛 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室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大危	八七	八七	八七
銳九 一	童九 一	羨九 一	千九 一	戾九 一	闕九 一	周九 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五四 雨水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小寒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女

二居	二晬	二斂	二密	二裝	二斷	二事	二爭	二夷	二釋	二從	二奕	二達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法九	威九	疆九	親九	泉九	穀九	更九	務九	藥九	裕九	進九	俊九	交九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一
芒種				觜							驚蟄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小井	參		畢		清明		婁		

二應
四三
六五
八七
迎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夏至
鬼
小暑

二邁
四三
六五
八七
竈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柳
張
星
大暑

二大
四三
六五
八七
廓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翼
張
星
大暑

二文
四三
六五
八七
禮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唐九
禮九
大暑

二兆
四三
六五
八七
唐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唐九
禮九
大暑

二常
四三
六五
八七
度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度九
翼
大暑

二丞
四三
六五
八七
昆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昆九
度九
大暑

三州

二減
四三
六五
八七
陰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處暑
軫
白露

二守
四三
六五
八七
翕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翕九
軫
白露

二聚
四三
六五
八七
積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積九
軫
白露

二飾
四三
六五
八七
疑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疑九
軫
亢

二視
四三
六五
八七
沈九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沈九
軫
氏

二內一
四三
寒露
六五
八七
房
去九
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晦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霜降
九八
心

二窮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割九
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止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堅九
一
立冬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九部

二成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關九
一
箕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夫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劇九
一
斗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剛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將九
一
大雪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三家

二難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二養一
四三
六五
八七
九
一
三二
五四
七六
九八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

一二三之別數是爲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爲六成三大之相乘是爲十八策天不施地不

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扚再扚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八扚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扚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扚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爲九而不可以爲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扚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爲二及九以爲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爲一是苟以牽合乎一扚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扚三而後成而扚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扚也

再劫不挂而歸於初劫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
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
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劫不挂再劫不挂故歸於初
劫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劫吾知雄之不
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

之從違也

如中水牛北方宿

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

之首之從違也

如冬至以後筮而反遇應以

數者首

贊奇偶之從違也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陽家之夜陰家之晝

詞多休夜詞多咎太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

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

九為緯取三經三以爲旦筮之表一五七是也取三

日緯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日筮而遇奇

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則曰一違二
 違三違始中休筮而遇奇首則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
 從三違始中休筮而遇奇首則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
 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則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
 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違始休中
 三從始咎中終休大率如此辭者辭之從違也其表
 之辭觀始終
 終決從終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
 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減一而

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百六十四增贊惟其所求之

則增二一二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

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為三百六十八日半得百八偶為
 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一日有半也

所得日之夜奇為所明日之晝此非一為偶者也半

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

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

晝九之者為贊也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容有不盡

故減而後增半之者為日也二贊為求星從牽牛始除算

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百

日十算有半即應之一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

之度日之日也行一度而斗振而進日違天而退行日

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西南而東南而復于北玄曰

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曰不書

曆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

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

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

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
自辰至甲自申至子是爲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
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
者也不齊之積而至于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
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期故不齊者非
出于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晦朔弦
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
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
者曆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
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爲一日固其勢不得書
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曆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
期而此五盡也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期之

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嘉祐集卷第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嘉祐集卷第八

趙郡蘇洵

史論

諫論

譽妃論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史論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
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
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
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
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

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訟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旣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

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
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
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赴而
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
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
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
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
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
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
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
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沍而用實相資焉噫
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
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

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踈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
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
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
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
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
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
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
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
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

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
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
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
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以從異姓例示天
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
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
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
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樂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
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
者以是夫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

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
 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
 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
 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
 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
 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
 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
 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
 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

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
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
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
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
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
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
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
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
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
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
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
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

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

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

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
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
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
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
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
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
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
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
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
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
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
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
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

不信也

讐妃論

史記載帝讐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讐之妃稷契之母

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駘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駘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襄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襄姒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

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

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

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
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
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
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
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
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
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
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
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
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
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
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
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
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
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
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
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
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
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
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
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

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知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爲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

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

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飢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

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
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
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
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
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爲義其支派分裂而四
出者爲直爲斷爲勇爲怒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
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爲道決裂慘殺而
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
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卽於利卽於利則其爲力
也易戾於利則其爲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
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
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
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

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
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爲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
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
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於天以
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此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第八

嘉祐集卷第九

趙郡蘇洵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

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 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 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

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

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

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懂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

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

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勾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

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

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尙書尙書旣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

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
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
臣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
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
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
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
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
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
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
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
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
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
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

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
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
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
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詔奈何使州縣
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
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詔
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
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
最近而易以爲姦 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
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
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
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
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

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
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
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
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
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
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
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
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
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
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
皆能徒手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
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
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

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
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
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
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
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
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
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
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親策之權略
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嶮岨勇而有謀者不過取
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
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
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
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

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 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

爲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
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
彌謄錄旣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
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
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
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
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 朝廷之風亦必
有侷儻非常之才爲 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
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
以一日而知也久矣 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
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
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
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

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

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嶮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取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

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
以爲罇俎談燕之間尙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
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
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
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
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
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
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
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
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
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而有沛然洗濯於
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

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

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

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
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 陛下
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慢以求親
媚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 朝廷者天
下之人皆以爲 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 陛下特
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
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 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
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鬪齟賢人
之謀 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
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 陛
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
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
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

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
屍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
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
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
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 宗廟
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旣去之又去之旣疎之又
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闡
闡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 朝廷清
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 陛下無
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
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 陛下雖以此召臣然
臣觀 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
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

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 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 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 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 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嘉祐集卷第九

清故美香齋人

...

...

...

...

...

...

...

...

...

...

...

嘉祐集卷第十

趙郡蘇洵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
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

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

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耬畚築列于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賄賂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

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

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

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

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

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

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

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

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

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
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
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
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
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
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
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
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
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
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
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
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
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
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
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
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
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
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
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
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弃天我之罪也褻天亦
我之罪也不弃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
名曰逆天然則弃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
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
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

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
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
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
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
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
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
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
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飢
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
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

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
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
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
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
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
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
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
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
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
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
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

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

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
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
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
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
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己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
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
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
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爲弃於人而
不知弃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
自爲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
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

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筮而筮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

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

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弃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